

偶然的机缘,我结识将乐:闽西北河谷平原上一个十来万人口的县,四面青山安详端坐,任松杉竹林重叠如涛。一湾碧水穿城而过,随飞云野花迤逦流淌。人们紫壶烹茗,轻杯慢盏,在“八韵南词”的清韵中陶醉于岁月静好,像一个安静而贤淑的小家碧玉,看着云卷云舒,花开花落。

安顿下来才知道,东晋史学家干宝著录的笔记体志怪小说集《搜神记》中少女李寄斩蛇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将乐县庸岭的山缝中有一条大蛇,为害一方。人们一直供以牛羊避祸。后来,大蛇托梦给人,说要吃十二三岁的孩子。官府只得在每年祭祀的日子征集奴婢和罪犯的女儿喂蛇。第九个年头,李寄对父母说:“我去应征,得到赏钱,供养父母。”祭祀那天,她带上向官府要的剑和狗,先把诱饵放在山洞口。蛇吞食诱饵的时候。她便放狗去撕咬,她从后面用剑砍蛇。蛇翻滚着窜出,很快死了。

越王听说这件事,把李寄聘为王后,任命她父亲为将乐县令,母亲和姐姐们都得到了赏赐。

其实,有没有这个结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地至今还流传着赞颂李寄的歌谣。舍己和勇敢成了一种文化传承。

我是慕名来采访将乐县郑忠华消防救援站的。

2004年盛夏,将乐暴雨连绵,大河小溪洪水猛涨,距离县城20多公里的安福口溪六位村民困在被惊涛骇浪裹挟的小沙洲上。将乐县消防大队五名官兵火速前往救援。

除了驾驶员,冲锋舟只能上一个救援人员。班长郑忠华奋起出列。到达目的地,郑忠华立即跳下,搀扶遇险村民上船。返程就要结束,冲锋舟突然熄火,失去控制。郑忠华抓住备用的竹篙,在狂暴的风浪中,准确钩住了岸上的小树。六个村民脱险。

留在最后的郑忠华与驾驶员却被凌空扑下的大浪卷入滚滚洪涛。驾驶员在下游两公里处,被沿岸追赶的人群救起。郑忠华却是在四天后,被日夜拉网式搜寻的人们在离落水处五公里远的大坝底下发现了遗体。

郑忠华不幸献身的消息震动了全

国。2004年12月,郑忠华被追授为“抢险救援勇士”“革命烈士”“中国杰出青年卫士”;将乐县消防救援站也被命名为“将乐县郑忠华消防救援站”。

这是全国第一个以消防员名字命名的消防救援站。

农民的儿子郑忠华,从小艰辛备尝。进入消防部队五年,一次次经受生与死的考验。最后这次,他用青春搭起生命的阶梯,让陌生的父老乡亲走过。他走得如此突然,什么也不曾索取,却付出了人生的全部。

郑忠华留下的远不只是一座巍然的烈士铜像、一座庄严的事迹陈列馆、一座寄托敬仰的忠华公园,他二十三岁的生命,像长虹一样,撑起了一片蓝天!

入队时向“忠华班长”报到,在队时循着“忠华班长”的足迹前行,离队时向“忠华班长”告别,成为将乐郑忠华消防救援站铁打的传统;“忠华精神”是消防救援队员的灵魂。

漳州“4·6”雷击爆炸事故火灾、泰安“5·8”特大泥石流灾害、将乐高速异丁酸槽罐车泄漏……将乐郑忠华消防救援队员多年来风雨兼程,火火赴命。关键时刻,面对的都是急、难、险、重,都是世界上最苦、最脏、最累、最危险的事,都是生死关头。一切责无旁贷。战时顾不上命,平时顾不上家。

火灾中冲进大火,想的是:那里是我的岗位!

大水中背出孕妇,想的是:背出的不止一条命!

车祸中救出伤者,想的是:一个货车司机往往是一个家庭的支柱,救了一个人,就是救了一个家!

从死神手上夺回遇险者,这是消防救援队员内心最大的动力;只有使命没有私心,只有付出不求回报,这是他们最大的职业骄傲!

一支卓越的消防救援队伍,在反复磨炼中,证明着“郑忠华”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个体,而是一个动态却始终如一的优秀群体。长期以来,个人或单位受上级机关或地方政府的记功或嘉奖连续不断。

李寄是古老神话;将乐郑忠华消防救援队员是活生生的英勇现实。未来之前,不知将乐;来过之后,难忘将乐。

神话与现实

陈世旭



收到蓝为洁著《蓝色视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一股清凉之气扑面而来。看着湖蓝色封面上蓝老师年轻时的面容,往事汹涌而出,耳畔仿佛响起她在电话里的声音:“夏瑜哎……”

蓝为洁老师不仅是汤晓丹导演的太太、中国著名电影剪辑师,曾担任《巴山夜雨》《城南旧事》《苦恼人的笑》《南昌起义》《廖仲恺》等多部获奖影片的剪辑,有“南方第一剪”之美誉,还是著名画家汤沐黎和著名指挥家汤沐海的母亲,又是一位个性鲜明、文风独特的专栏作者和自由撰稿人。

《蓝色视界》保持了我熟知的蓝老师一贯的写作习惯:拼板式结构,集木成林。那种编年体式的宏大叙事事她所擅长,但她那种散片式的风格,貌似“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随笔行文,却有着闪光连连、以小见大的优点,就像印象派的画,并不注重整体轮廓的清晰精准,而以鲜活跳跃的小色块、小斑点,牢牢抓住瞬间变化的时光,让读者或观者以主观感受去补全历史长河中个人、家庭、业界乃至社会的整体形象。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初识蓝老师的时候,《上影画报》准备连载汤晓丹的传奇一生,文章其实是蓝老师根据汤导演的日记整理而成,总标题是《血泪凝成的小色块》。那时她

爽洁之蓝

夏瑜



已经显露出写作的才能,经常在上海文汇报《时评》上发表随笔,并养成了那种鲜明的“小色块”文风。

蓝老师总说我是最了解他们汤家的人,这是因为她撰写的好几本关于汤氏艺术家——她的导演丈夫汤晓丹、画家儿子汤沐黎和音乐家儿子汤沐海的书,都是我帮忙编辑或做装帧设计的,她甚至竭力向上海文联推荐,让我和她一起撰写了“海上谈艺录”系列中的一本平评:《影像为语长乐翁·汤晓丹》。按照

编者按:一年一度的体检,是为了防微杜渐,“早发现,早治疗”;为长辈买一份体检,也是孝心的体现。体检前后,忐忑或欢喜,可谓五味杂陈,对生命和人生也有新的思考,今起请看一组《体检故事》。

算起来应该是好几年之前的事了。那时母亲还住在村子里,跟我通电话时,会时不时咳嗽几声,问她怎么回事,她要么说“呛风了”,要么说“可能受了点凉”,或者是“等下喝水就好了”。几次之后,我催促她一定要去医院看看,嘱咐弟弟陪她去看。后来告诉我,在吃药呢,不过好得没那么快。

不觉半年有余,母亲的咳嗽依然没断。断断续续看过,肺部检查了也没问题,药也没停,但就是不能根治。大家都灰心了。

一次回村里,看到书桌上有几张纸,随手拿来一看,是母亲和父亲的体检报告。原来村里每年也组织老年人

体检。母亲不以为意地说,检查结果上没有大问题,也没长什么瘤子,就是有几个箭头向上而已。母亲说的没长瘤子就是没有肿瘤,没有绝症,对她来说没有这些就没有大问题。

那几个向上的箭头我也挺迷糊,但其中一项是“尿酸”指标箭头也向上。我觉得奇怪,母亲一年四季饮食清淡,也爱喝水,怎么尿酸会高呢?于是我把那几项指标拍下来发给一个医生朋友,询问她要不要去医院复查或治疗。

很快,医生朋友打来电话,询问母亲有没有吃一种降压药。

母亲一听,立刻拿出她吃的降压药,正是那种。医生朋友说,问题有可能出在降压药上,她建议换一种药试试。

箭头向上

郭姜燕

我赶紧把母亲的药扔了,按照嘱咐重新买了新药。新药有点贵,母亲心疼地念叨,原来的药挺管用的,吃完了再换吧。

隔了大约一周吧,我跟母亲通电话,惊讶地发现母亲没怎么咳嗽。母亲自己也很惊奇,说这几天都没喝止咳糖浆,就是突然间不咳了。我们不约而同想到,难道之前的咳嗽也是降压药引起的?

兴奋之余,我致电医生朋友告诉她此事,她很淡定地说,之前的降压药有利尿作用,可能会导致尿酸高,引发咳嗽也是可能的。

果然,那之后母亲的咳嗽就彻底好了。她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在村子里奔走相告,告诉她的那些朋友,降压药不能乱吃,还要人家看看体检报告,有没有箭头向上的。我得知后笑着说,箭头

关于《呐喊》的几点随想

红孩

《呐喊》与《彷徨》。刹那间,我有些激动,想不到在这个几乎被人遗忘的角落,竟然还有这样的宝贝。激动之余,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把这些书全部搬运到距食堂不远的一间空房里,那是食堂师傅休息的地方(他们几乎也不怎么去)。于是,我找来一个也爱好文学的朋友,和我一起一车一车地从仓库里往书房里拉。待都收拾好了,看着那些不染灰尘的书籍,特别有成就感。几天后,党委书记在院子里碰到我,他问,你经过谁同意就把仓库里的书搬了出来,还弄了个书房?我听后一怔,说我看那些书和农药化肥堆在一起,有点可惜,就自己做主弄了个书房,其实那书房就是阅览室,谁都可以看,我愿意每天义务去管理。党委书记沉默了几秒,说,现在不是时候,一会儿你还是把书搬回仓库吧。党委书记说完,头也不回背着手走了。看着党委书记无情的背影,我的眼泪瞬间就噙满了眼眶,仿佛受到了天大的委屈。我问自己,读书有错吗?无奈,我只得硬着头皮极不情愿地把那些夹带着化肥农药和霉味的书籍又一车一车地拉回到仓库。唯一留下的便是《呐喊》《彷徨》和《契诃夫小说选》。那一天,我看了鲁迅先生《呐喊》的自序,先生说,他当时的处境,仿佛这世界有个“铁屋子”,而我现在,就像是被困在了“铁屋子”里,若要冲出去,就得做一个“狂人”。四年后,党委书记被免职了,我也调回农场。但我一直没有当面问他当年的真实想法,也许那时的人们还是无法接受我这样一个初来乍到的“狂人”吧。

《狂人日记》是鲁迅先生于1918年创作的中国现代



水乡迎亲图 (绢本设色) 刘 赦

病,也是不断地跑医院,见各种名医大神,但不乏徒有虚名者。我曾对一位博导医生说,我不管您多大的名气,胸前别着多少支签字笔,身后站着多少研究生,发表多少论文,我只问您能否治好我的病?请原谅我这类类似于“呐喊”的呐喊!谁让我是一个病人呢。

今年国庆后,老家的房子要装修。我把前些年的书籍、报刊清理了一下,不经意间看到了当年在乡政府仓库里存放的后被我私存的《呐喊》《彷徨》和《契诃夫小说选》,它们就像我久违多年的三个兄弟,我将它们举在面前用力地闻了闻,书香自然是没有的,化肥农药味也是没有的,我能体会到的只是我父亲的气息。2008年,村子拆迁搬到居民区,父亲知道我工作忙,便主动承担整理我的书籍、报刊和信件。这年夏季,他得了胃癌。父亲在楼房里只住了一年,第二年岁末,他就匆匆离我们而去。后来的日子,每当回家看到那一本本父亲用心整理过的书籍,我都忍不住要落泪。假如父亲地下有知,我一定会告诉他,今年是《呐喊》诞生100周年。

再有,就是看到先生在自序中说他有一段时间不停地往来于当铺和药房,他个子矮,每次到当铺站在高高的柜台前都比较吃力。更痛苦的是他到药房抓药,郎中总是给他开比较难抓的特殊药,譬如“原对的蟋蟀”“经霜三年的甘蔗”等等。如此折腾之后,父亲还是“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看到此,我相信但凡自己或家人有过这样经历的人,都会唏嘘不已。近些年,我因生



诗二首

华振鹤

自述

人到晚年兴更浓,爱随地铁任西东。或观山海雄浑里,亦品咖啡玉馆中。啖蟹阳澄湖,金秋共约在澄湖,尽兴何须酒一壶。此地蟹肥天下独,擘来更问孰相如?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向下的也要关注哦!

现在,母亲和父亲都住在城里,他们的医保关系也转到了街道卫生服务站。每到体检时,母亲都以一种重要的事情即将发生的心情来迎接,提前准备好医保卡,阅读医保须知。体检结束了,细细看那些箭头,到底有没有向上的或向下的,要不要紧。在跟我汇报时,还会顺便自我分析一下,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合理饮食确保箭头不向上的,也会科普体检时医生告诉她的一些常识。

现在,每到要体检时,母亲都会告诉我,又要体检了,有了箭头我跟你说话!

我说,有了箭头咱不怕哈!发现了比不发现好,重视起来比不重视好。

十日谈

体检故事 责编:殷健灵

定期体检可救命,请看明日本栏。